

43382

教科書文庫

4
820
1050-1923
20000 72693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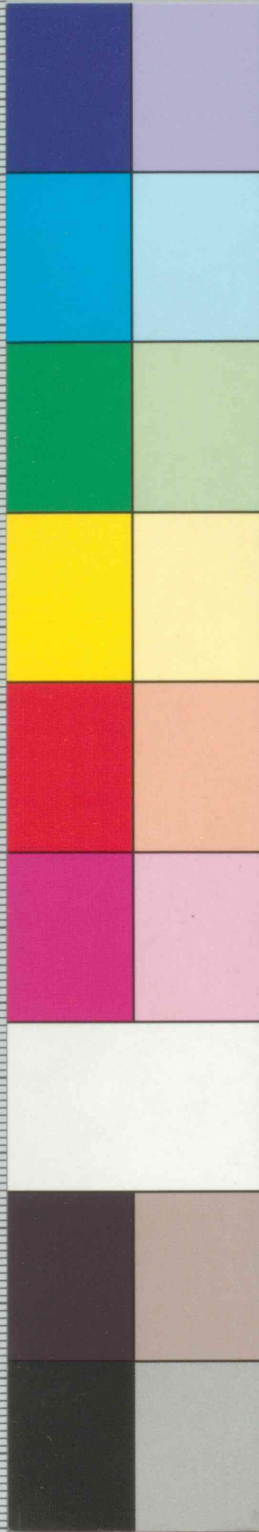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4a
820
大7

文學博士兒島獻吉郎編

正續文章軌範鈔本

東京 光風館藏版

人三ノヤニヤ牛
ワ傍ニ
大橋ノ
カ

教科
50
20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Tajima JAPAN

中央図書館
資料室

教科書文庫
4
820
50-1923
2000072693

4a
820
大7

文學博士兒島獻吉郎編

正續
文章軌範鈔本

東京 光風館藏版

広島大学図書

2000072693





緒言

- 一 本書編纂之目的，欲與中學校、師範學校及高等女學校現行漢文教科書並用，以供多讀之用也。然單用本書，以兼取精讀，多讀兩方便，亦庶幾可乎。
- 二 本文中，或加訓點，或不然者，不唯使人練習訓讀，亦欲教授之有興味也。
- 三 文法之所已修者，語句之膾炙人口者，及官立諸學校入學試驗問題等，皆特用符號以指示之。
- 四 從來採擇於漢文教科書多者，本書特用五號活字載之。欲教師隨意取捨也。

五欄外揭文中最要注意之語句人名等附之略解又揭形似文字
以使相對照欲惹起生徒注意也

大正七年九月

編者識

正續文章軌範鈔本

目次

正篇

放膽文一

一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一頁
二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四
三	送石處士序	韓愈	五
四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八
五	送揚少君序	韓愈	二〇
六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愈	三
七	原毀	韓愈	三

放膽文二

- 八 諍臣論 韓愈 七
- 九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三
- 一〇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三
- 一一 朋黨論 歐陽修 五
- 一二 縱囚論 歐陽修 五

小心文一

- 一三 管仲論 蘇洵 元
- 一四 高祖論 蘇洵 三
- 一五 范增論 蘇軾 五
- 一六 留侯論 蘇軾 六

小心文二

- 一七 與孟尚書書 韓愈 四
- 一八 上高宗封事 胡誼 四

小心文三

- 一九 師說 韓愈 五
- 二〇 雜說上 韓愈 五
- 二一 雜說下 韓愈 五
- 二二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五
- 二三 送董邵南序 韓愈 五
- 二四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五

小心文四

二五	前出師表	諸葛亮
二六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二七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二八	袁州州學記	李觀
二九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小心文五

三〇	祭田橫文	韓愈
三一	前赤壁賦	蘇軾
三二	後赤壁賦	蘇軾
三三	阿房宮賦	杜牧
三四	歸去來辭	陶潛

續篇

放膽文

一	進學解	韓愈
二	伯夷傳	司馬遷
三	漁父辭	屈原
四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五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六	對楚王問	宋玉
七	賣柑者言	劉基
八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小心文

九	孔子從先進論	蘇軾
一〇	喜雨亭記	蘇軾

一一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一二 後出師表	諸葛亮
一三 陳情表	李密
一四 卻聘書	謝枋
小心文	
一五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一六 梓人傳	柳宗元
一七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目次終

唐末時代文章之新後

正續文章軌範鈔本

兒島獻吉郎編

正篇

放膽文一

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小心由細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此集皆籟枝大葉之文本於禮義老於世事合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矣

一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大意
 丁未年浙東明十族
 序
 今月見上

轉錄門人
 本浙東
 漸東地方

一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張籍

字文昌，李浙路
東名遜，以御史
史中丞觀察
浙東時張籍
為太常寺太
祝病眼京師
公於是為之
代書

方伯連帥

禮記王制云
千里之外設
方伯十國為
連連有帥
協律
官名李朝時
為協律郎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
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
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
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翔到京
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間無
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
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
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退自悲
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
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
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

正

要ス所叙
二頁向題
三ツラス

任用
標準ハハ
兩頁不路
ヨリ人ヲ用
フ

カレマヌ
ワケ
ル

九
本
木

王在
下
上
注
十
机

不
可
有
成
不
非
不
成

三
卷
五
定
三
印
十
定
三
三

倘
一本作儻

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
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
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
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
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座而問之其
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所知見閣下能
信而致之於門耶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
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
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
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竝乎使籍
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以濟醫藥其盲未甚

輕重大小
輕小帶言耳
猶緩急異同

科目

即秀才明經
明法之類是
也此時公蓋
中宏詞之試
怪物
謂前

續編
小類也

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
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
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慙覲再拜

二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日有怪物焉蓋非常

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

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塗

絕險爲之閒隔也然其窮澗不能自致乎水爲猶賴之

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

於沙泥吾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

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

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

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

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

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類於是是以忘其疎

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

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

山

應科目時與人書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愈

五

石處士
名洪字潛川
洛陽人龍黃
州錄事參軍
退居於洛十
年不仕及是
爲河陽軍參

憐一隣

帖
俯也
垂也

俛
俯也

自負心

續編

小類也

鱗

凡介之品

彙匹儔也

其得水

變化風雨

上下於天

不難也

其不及水

蓋尋常

尺寸之閒

耳無高山

大陵曠塗

絕險爲之

閒隔也

然其窮澗

不能自致

乎水爲

猶賴之

笑者蓋

十八九矣

如有力者

哀其窮

而運轉之

蓋一舉

手一投足

之勞也

然是物也

負其異於

衆也且曰

爛死

於沙泥

吾樂之

若俛首

帖耳搖尾

而乞憐者

非我之

志也是以

有力者遇

之熟視之

若無覩也

其死其生

固不可知

也今又有

有力者當

其前矣聊

試仰首一

鳴號焉

庸詎知有

力者不哀

其窮而忘

一舉手一

投足之勞

而轉之

清波乎其

哀之命也

其不哀之

命也知其

命而且鳴

號之者亦

命也愈今

者實類於

於是是以

忘其疎

愚之罪而

有是說焉

閣下其亦

憐察之

送石處士

序

韓愈

愈

五

溫處士

名造字簡與

烏重胤奏為

幕賓

伯樂

姓孫名陽善

馭馬一說云

伯樂天星名

主典天馬孫

陽善馭馬故

以為名

冀北

冀州之北土

自古生馬

東都

唐都長安號

西京以河南

府為東都人

猶言先生古

人或單稱先

又或稱生

以鉄鉞

四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
 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
 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
 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
 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
 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
 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
 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

留守河南尹

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

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

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縉紳之

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

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

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

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

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

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

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

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

四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留守河南尹

郡餘慶為河

河南尹

留守也

居守

王制云諸侯

賜弓矢然後

征賜鉄鉞節

後殺唐時節

度使得專誅

殺故曰以鉄

相公

留守河南

留守

留守

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稱相公

楊少尹。名巨源字景山。

疏廣疏受。前漢疏廣仕至太子太傅兄子受仕至太子少傅。祖道送行之祭。

公卿後。韓愈時為吏部侍郎故曰在公卿後也。

其意而序之。

五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傍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

楊侯。

漢時有侯而不為國者韓愈蓋依托此例。落莫。猶寂莫。

唐貢士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課試其成者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既餞送之尚書省謂之鄉貢。鄉先生。周時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師學中名為鄉先生。釣一鉤。丞一函。

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是人。
指古之君子。

廉。
儉也，不多之意。

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

德得也

忘慢

畫與

已。
甚也。

其身。
一本作於己二字。
不以衆人待其身。
謂以庸陋自待也。
為是。
謂毀謗人也。
與。
徒黨也。
畏。
敬畏也。

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忘與忘之謂也。忘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

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
 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
 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
 家可幾而理歟。物事念之

放膽文二

辨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鏃，然氣力雄健，光
 焰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學熟之，必雄於文。
 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八 諍臣論

韓愈

陽城。
字元宗，性好學，第進士，後去隱中條山。李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召為諫議大夫。

恒其德。
易恒卦六五爻，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蹇蹇。
能涉險難。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
 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
 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
 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
 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
 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
 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

越人云云。
越與秦隔絕不相關也。

有官守云云。
孟子公孫丑下篇之語。

古之人云云。
孟子萬章下篇之語。

抱關云云。

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實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

抱關監門之職。柝行夜所擊之木也。二者皆賤役也。

委吏。

主委積之吏。

乘田。

主苑囿芻牧之吏也。

招。

舉也。

書。

周書君陳篇。

嘉猷。

嘉善也。猷道也。謀也。

骨鯁。

喻剛直也。謂

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

直言雖受如魚骨之嘔咽也。

借差也。

熙廣也。謂廣天子大名於萬世無窮也。

啓之。言開君文過之端也。

過。責也。

突。黠也。

黠。黠也。

二聖。禹王孔子一賢墨子。

天命。聖賢兼濟天下也。

濟天下也。

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黠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

加諸人云云。論語公治長篇之語。許以云云。論語陽貨篇之語。

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

宮。
晉內宮也。

商鞅因秦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見之大悅，以鞅為左庶長。宣者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元帝即位，譖蕭望之殺之。

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吝，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士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雖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問

晉趙穿弑靈公，春秋書曰：「君夷皇，許悼公疾飲太子，止所進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

甚者。
一本作則字。

四人。
共工驩兜三苗鯀也。

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一一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是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

元凱

八元八凱元善也凱和也

書

書經秦晉篇

黃巾賊

漢靈帝時張角起兵皆著黃巾

○大正二年米

澤高等工業學校入學試驗問題

清流
朱全忠盡殺黨人李振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黃河爲濁流

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匹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心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呼夫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鑑矣

一二 縱囚論

歐陽修

刑部侍郎歐陽修上書曰臣聞古之君子必先慎乎身... 夫君子之與小人其類不同也... 故君子之與小人其類不同也... 故君子之與小人其類不同也...

太宗貞觀六年

太宗貞觀六年帝親錄囚徒見應死者閉之縱使歸家期以秋來就死苟幸生言苟且以僥倖生也

七年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二百九十八人皆詣朝堂無一人囚匿者上皆赦之

○明治三十六年盛岡高等農林學校入學試驗問題

重定是前本二十一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

一二 縱囚論

手紙

海期... 凡人心中情...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聞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

何庸証

新沐者必振衣

言將入仕以掃冠塵也

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

不表厚效以彫攝徒上彈人宰夫師以信而

五霸一作五伯靈公文公孫孝威公子

仲之書管子內言篇

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

便肝膽冷地

管子內言篇

餘桃之罪

香燭之費

高祖

史獻

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管子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鮑叔之罪不能以國強

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獻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蘇洵

木強

木直

木石也

木石也

木石也

木石也

木石也

木石也

木石也

木石也

木強

木直

木石也

木石也

木石也

木石也

木石也

木石也

木石也

木石也

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

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

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者而

無有以制之也獨紂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

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

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

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

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

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

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

蘇洵

蘇洵

蘇洵

蘇洵

蘇洵

蘇洵

蘇洵

蘇洵

蘇洵

蘇洵

正續文章軌範鈔本
三十四

亞父。
范增也。

平勃。

陳平、周勃。
一女子。

噲妻。
謂戚夫人。

產祿。
呂后妹。皆呂氏之族。

董。
毒藥。

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噉項莊時，微噲謂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噉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

遺其憂。
謂不殺噲。

椎埋。

言以椎殺人而埋之也。或謂發冢。

屠狗。

昔時食狗亦與羊豕同樊噲初微時以屠狗為事。

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一五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閒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

蘇軾

賜骸骨。
人臣委身事
君身非我有
故謂之骸骨
聽之曰賜

易。

繫辭下傳之

詩。

小雅頌辭之

卿子冠軍。

義帝命宋義
爲上將號曰
卿子冠軍

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

稠人。
猶衆人稠多也。

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

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匹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留侯

張良字子房封於留
○大正六年盛岡高等農林學校入學試驗問題
圯橋也良嘗遊下邳圯上有二老人授以太公兵法皆刑具也
賁育
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

一六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入○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囚○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逞○於○一○擊○之○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

荆軻蒞政

荆軻為燕刺始皇蒞政為嚴仲子刺韓相俠累
鮮腆
鮮善也腆厚也自尊大而輕人之意
楚莊王
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明治四十五年海軍經理學校入學試驗問題

魁梧
軀體壯大之貌

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蒞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閒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小心文二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
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
必擅大名於天下

一七 與孟尚書書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
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
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
僧號大顛者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
諸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

孟尚書

名簡字幾道
最嗜佛

行官

行役之官韓
愈自指也

數番

數枚也

潮州時

韓愈以諫佛
骨斥為潮州
刺史

孔子云
論語述而篇
之語

豈弟

樂易貌

同

邪也

豈弟云云

詩大雅旱麓
篇之語

傳又曰

左傳哀公十
六年

禍福

一本作禍崇

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自以為難得因
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
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
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著在方
册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
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
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
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令釋氏能與人為禍
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
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
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

孟子云。

滕文公下篇之語。

三綱。

謂君臣父子夫婦。

九法。

治天下國家之大法有九也。書所謂九疇是也。

能言云云。

孟子公孫丑下篇之語。

楊子雲云。

楊子法方吾子篇之語。

挾書之律。

挾藏也。秦律挾書者族。惠帝四年始除此律。

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亾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亾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

二帝三王。

堯舜禹湯文武是也。

泯泯。

湮滅貌。

存十一於千百。

謂千中存十百中存一也。

侏離。

變語也。

區區。

小貌。

百孔千瘡。

謂聖道壞破之甚也。

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尊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亾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

一摧折。
謂貶潮州。
籍混。
張籍皇甫混。
皆愈門人。

○明治三十六年海軍機關學校入學試驗問題。

王倫。
字正道，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使虜。
唐指金。王倫。

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亾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混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愧死罪死罪。

一八 上高宗封事

胡 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

以建炎元年及紹興八年再使金國倫至金國金主以張遇古爲江南招諭使使與倫俱來豺狼指金人犬戎。

○明治四十年海軍機關學校入學試驗問題。

三尺童子。
謂六七歲之幼兒也以二歲半爲一尺。

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

梓宮

棺也徽宗崩五國城金甌其椁

太后

章太后

淵聖

欽宗皇帝尊號

陵夷

言凡事始盛終衰其類廢如丘陵漸平也

開關

崎嶇展轉貌

諸將

謂張俊韓世

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大息也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

陸梁

謂跳梁跋扈也

踏海

高宗建炎三年冬航海避兵開關海道是也

穹廬

旃帳也夷狄之人無家屋以旃帳為家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石晉

後晉石敬瑭稱臣於契丹借其兵滅後唐契丹主立敬瑭為帝國號晉

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復已自

孔子曰。
論語憲問篇
之語。

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
己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
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
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
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
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
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
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可拜近亦曰當拜
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
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長驅尚能
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

樞屬。
胡登時為樞
密院編修官。

藁街。
街名蠻夷之
邸在此街。

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
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
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
廷求活耶。

小心文三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者不
如拙速論策結尾略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異人待
之。

道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明治四十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入學試驗問題。
 生而云云。
 論語述而篇之語。
 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爲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棄其大者可謂不明常師。
 論語子張篇之語。

一九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以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韓弘師襄老聃鄉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孔子問樂於
 襄弘問禮於
 老聃問琴於
 師襄問官名
 於鄉子
 三人行
 論語述而篇
 之語
 李蟠
 貞元十九年
 進士
 六藝
 六經也
 龍喻君雲喻
 臣
 茫洋
 廣大貌
 玄閑
 謂天空
 伏光景
 伏匿日月光
 景也
 惜世無聖君

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二〇雜說上

韓愈

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閑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歸重社
 惜世無聖君

歸重社

二一 雜說下

伯樂喻聖君
千里馬喻賢
臣死

言與凡馬俱
才之異乎人
者必尊位重
祿以任使之
食馬

飼馬也言今
之養君子者
不知其為異
才而禮養之
不識馬耶
或作不識馬
也

相也此任了得
リニ年也人
相二侍也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圖不知馬耶

二三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薛存義
令永州之零
陵朝觀京師
而還任零陵
也

崇
充也
若
汝也
出什一

謂出收入十
分之一以納
之於官也

○明治四十五
年廣島高等
師範學校入
學試驗問題

的
明也
此時柳州謫
於永州故曰
辱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滄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

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明治四十四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入學試驗問題

二三 送董邵南序

韓愈

董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感慨云云。指樂毅荆軻高漸離之徒。卜之。以董生之合不合。卜風俗之異不異也。望諸君。樂毅去燕之趙。趙封之觀津。號曰望諸君。

屠狗者。荆軻至燕。與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於市中。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二四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狗盜。一作狗吠。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立言云云。

出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明治四十五年專門學校入學檢定試驗問題。

小心文四

此集才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葉冰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蜀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先帝蜀先主昭烈帝也

益州蜀郡今成都也

自菲薄自安於不德引淺近之說致失義理也

臧否善惡也

異同異也同字帶說耳

內外宮中府中也

桓靈後漢桓帝靈帝皆親小人遠賢臣

侍中尙書謂陳震長史謂

二五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張裔參軍謂將寤建安十三年先主敗於當陽之長阪寄臣以大事

先主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

指魏主曹丕舊都

昭烈帝臨崩勅後主曰勿以惡小為勿以善小不為

惟賢惟德能服人魏姓拓跋氏後改元氏

二六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將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碑銘全名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會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

正字編輯

諸子百家

經四書五經

史記

漢書

踵厲風俗

卓絕

謂有賢子也

謂顯要之人

用事者

斥王叔文

言父之在世也

逮其父時

高宗欲以武氏為皇后柳爽與褚遂良韓瑗諫之

事母

鎮遭父喪服既除吏部命為太常博士

鎮固請曰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

三請而獲

鎮以事觸寶

參貶夔州司

馬

逮其父時

言父之在世也

也

謂顯要之人

謂有賢子也

用事者

斥王叔文

言父之在世也

逮其父時

也

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

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

辭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

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踵厲風俗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

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

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

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

柳州刺史命

柳州刺史命

柳州刺史命

與為通

大人

稱母亦曰大人

白上者

斐度也

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

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侷則沒為奴婢子厚與

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

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

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

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

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

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

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

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

故人。

嚴子陵初與光武帝同游學。故曰故人。

赤符。

赤伏符也。光武在長安時。儒生張華。關中奉赤伏符。

六龍。

易云。乘六龍以御天。言即帝位。

光武引子陵與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子陵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

二七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

復耳。

除租稅科役也。

仁宗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即慶曆四年。

時也。是也。屈也。止也。

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二八 袁州州學記

李觀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亾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亾以稱上意旨。通判穎州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

四代。虞夏殷周。賣降。言降敵以求利祿猶賣物以求貨也。孝武。前漢孝武帝出文帝景帝財貨富足之後也。世祖。後漢世祖光武帝擊義兵滅王莽等即位故曰出戎行。功烈震主者。曹操孫權之屬。賢君。祖無擇。

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論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萃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

才俊 作岳陽樓記所

滕子京 名宗諱子京 其字也與仲淹同年進士 慶曆四年子京爲御史梁堅所劾奏

湯湯 湯音商 千足高化文也

騷人 騷人 騷人

弄筆墨以微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二九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

范仲淹

二九 岳陽樓記

五

二岳陽樓之觀
梅雨
考号也

正續文章軌範鈔本

郁子

奈

一碧萬頃
靜影沈沈
水動如舞

芷蘭
皆香草名
郁郁
謂香
青青
謂色

斯人
指古仁人
新象
萬子
修也

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巖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
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
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
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沈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
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
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
誰與歸。

送梁六 張說

西亭春望 西貢至

臨湖度 孟浩

巴陵一望洞庭秋
日見孤峯水上浮
遊道神仙不可接
心隨湖水共悠悠

日長瓦煖柳花紅
北雁啼來入望中
每陽城上南吹笛
欲使春心滿洞庭

八月湖水平 涵星混大流
波撼岳陽城 氣蒸雲夢澤
波撼岳陽城 氣蒸雲夢澤
波撼岳陽城 氣蒸雲夢澤

小心文五
臨湖度 孟浩
韓文公蘇東坡二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此集可與
莊子並驅爭先

三〇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
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
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
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

貞元
德宗年號

夫子
指田橫

三〇 祭田橫墓文

六七

軼年四十七
在黃州寓居
臨阜亭就東
坡築雪堂自
號東坡居士

牙二
江孝山
虎豹
喻奇石
蚪龍
喻古木

馮夷
河伯也
阿神名水神
道子
仙化道士

三三 阿房宮賦

杜牧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皇二客從予過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
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殺月白
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
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
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
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巖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酈鵠之危巢俯馮夷
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
而悲肅然而恐慄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
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綺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飄飄過臨皇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
乎問其姓名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曩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
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阿房山宮賦

六王
三百餘里
隔離天日
言其高
驪山云云
驪山在北咸
陽在西自驪
山北結屋曲
折而至西直
赴咸陽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
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
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
鬩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蟲不知其幾千萬落長
橋臥波未雲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
西東歌臺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
內一宮之閒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
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
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
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
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

三三 阿房宮賦

杜牧

鉤心
關角指齧牙
渭川樊川
鉤心指廊腰
關角指齧牙

阿房宮賦
杜牧
疑問
無入
杜牧

在臣三十三年... 見... 八女...

倚疊 言多積也。 遷迤 狼藉也又連續貌。

西時... 泥沙... 移... 使... 獨夫... 始皇帝也... 楚人云云... 項羽燒秦宮室

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入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閒鼎鑄玉石金塊珠璣棄擲遷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于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成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

獨夫 始皇帝也。 楚人云云。 項羽燒秦宮室

胎

陶潛字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謂曰當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不為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即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卒諡靖節

遙遙 遠貌。 如人行迷失道途尚猶未遠可早回也。 謂休官而歸征夫。 征往也謂旅人也。 熹微 日欲暮也。

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三四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攬迎稚子候門三選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

三四 歸去來辭

旅人... 歸... 陶... 潛... 三四

促促。仕事
一作役役。

杜。地
大柱也。
昌陽。
藥草名。久服
之可延年。
豨苓。
服之損腎氣
昏入目。

昔帝一統
禹夏

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幸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凶。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二 伯夷傳記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虞夏之文。
堯典舜典。大禹謨是也。
岳牧。
四岳十二牧也。

太史公。
司馬遷也。著史記。

許由卡隨務
光二人之事
見莊子讓王篇。
孔子曰。
論語公冶長篇之語。
采薇詩也。不入三百篇。故云逸詩。

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然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逸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二 伯夷傳

徂 往也死也。
天道云云。
老子七十九
章。
顏淵云云。
論語雍也篇
又先進篇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
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
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
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
此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
謂善人者非邪積德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
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

盜跖 莊子盜跖篇

忌諱 謂法禁之語
道不同 論語衛靈公
篇之語
富貴云云 同述而篇之
語
歲寒云云 同子罕篇之
語
君子云云 同衛靈公篇
之語
賈子 前漢人賈誼
貪夫云云 賈誼服鳥賦
之語

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
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
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
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
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孔子曰道不同
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
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
夸者死權衆庶憑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

伯夷傳
伯夷之節
伯夷之志
伯夷之行
伯夷之德
伯夷之操
伯夷之節
伯夷之志
伯夷之行
伯夷之德
伯夷之操

康樂。
謝靈運襲封
康樂侯。
羽觴。
飲酒之器，有
頭尾羽翼。
金谷。
石崇園名，賦
詩不成者罰
酒三觴。

刑賞忠厚。
大禹謨孔傳
刑疑附輕賞
疑從重，忠厚
之至。
吁喻。
吁歎其不然
之辭，喻然其
舉也。
祥刑。
刑凶器也，而
期無刑，故曰
祥。
威。
或作威。

羣委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
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
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五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
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
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
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
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
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

孔子云云。
孔子序書列
之周書呂刑
是也。
傳曰云云。
出漢書馮野
王傳。
士。
法官也。
圯。
壞也。

書曰云云。
出大禹謨。

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
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
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
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
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
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
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
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
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
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

詩曰云云。
小雅巧言篇
之語。
社。
福也。

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社亂庶遘已。君子如怒亂庶遘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宋玉。
楚、屈原弟
子、仕楚為大
夫。

遺行。
猶失行也。

郢。

楚都也。
下里巴人
最下曲名。

引商云云。
是五音協律
最高之曲。

鷓。

小鳥也。
碣石。

書禹貢夾石
碣石入于河
是也。

孟諸。
南方澤名。

鮒。
小魚也。

六 對楚王問

宋 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鷓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鮒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

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七 賣柑者言

劉基

杭有賣菓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

劉基

字伯溫，號覆瓿，明青田人。佐太祖定天下，所著有誠意伯文集二十卷。

籩豆，皆祭器。竹曰籩，木曰豆。

敗絮

敝綿也。

籩豆

皆祭器。竹曰籩，木曰豆。

虎符

符節也。漢舊儀：銅虎符發兵。

皐比

虎皮也。

洸

武也。

伊臯

伊尹臯陶也。

東方生

名朔，見史記滑稽列傳。

李蕪

字遐叔，唐人以文知名。

垠

界也。

佩虎符，坐皐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斲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于柑以諷耶。

八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夤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

挺。疾走也。

徭戍。徭使屯戍也。

膈臆。

意不泄也。

失宣。宣一作宜。

期門。

軍門也。

組練。

左傳楚子重

伐吳組甲三

百被練三千

是也組漆甲

成組文。

被練也。

練袍也。

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亾
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
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
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
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
夷中州耗斃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
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
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
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
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
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

緇續。

粗帛謂緇細

絮謂緇也。

憑陵。

肅殺之氣盛

也。

浙浙。

風聲。

幕幕。

覆也。

牧。

趙將李牧

病也。

獫狁。

匈奴別號。

飲至策勳。

左傳晉桓公

二年反行飲

至舍爵策勳

是也。

踟躕緇續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
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親降將軍復沒
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
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
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磧鳥
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
神聚兮雲寥寥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
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
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
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
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閒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

閑。樂也。
 穆穆。深遠貌。
 棣棣。閑習貌。
 悵悵。憂思貌。
 有凶年。老子云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加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悵悵心目，寤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小心文 一

九 孔子從先進論

蘇

軾

先進。出論語先進篇。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

伊尹云云。孟子萬章上篇。

纁囚云云。左傳莊公九年。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纁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

侈說。高尚不可及
論也。
三說。初說以帝道
次以王道終
說疆國之術。

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精明也如此商鞅之
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
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
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
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
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
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
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
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
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
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

枉尺云云。
孟子滕文公
下篇之語。

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
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
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
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
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
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
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
歟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
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
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
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

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于人君亦然。將用其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一〇 喜雨亭記

蘇軾

得禾。
周公得禾作嘉禾篇。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

名年。

武帝得寶鼎，改元元鼎。

名子。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名。

其子曰僑如。

有年。

豐年也。

扞

拊手也。

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扞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

襦
短衣也。

太守。
陳希亮也。
造物。
造物者也。

○大正三年小
樽高等商業
學校入學試
驗問題。
始置官。
前漢孝武帝
時置諫大夫。
天禧。
宋神宗年號。

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而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慶曆。
宋仁宗年號。
錢君。
名昆。字裕之。
官至右諫議大夫。
嘉祐。
仁宗年號。

漢賊。
漢指昭烈賊。
指曹操。

北征。
北伐曹操。

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閒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一二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疆。然不伐賊。王業亦亾。惟坐而待亾。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

不毛
言草木不生也。

疲於西。

後主六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

務於東。

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

孫策。

吳孫權兄也。困於南陽。

曹操與張繡戰於宛。

危於祁連。

一本缺以下四字。

險於烏巢。

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併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

曹操與袁紹相戰操糧少議欲還許渡之。

死潼關。

曹操討馬超等潼關大敗。

夏侯。

名淵。

曲長。

部曲之長。

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劄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是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

夏侯云云
斬夏侯淵
關羽云云
孫權遣呂蒙襲羽定荊州
秭歸
今歸州也

李密

字令伯養於祖母以孝聞
險釁
艱難過罪也
閔凶
閔憂也謂父憂也閔一作愍
其功
其一年之喪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之喪

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一三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耆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瑩瑩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

達

指賈逵字梁道
榮
指顧榮字彥先
孝廉秀才
科日名
洗馬
東宮屬官

僞朝
斥勳漢
盤桓
難進貌
奄奄
將絕續存也

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

二州。梁益二州也。

矜愍。一本作矜憐。

結草。見左傳魯宣公十五年。

謝枋得。宋末忠臣。

御聘書此書。本集作奉宰相劉忠齋書全文甚長此

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鑑。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一四 卻聘書

謝枋得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蒸藜含糲，于

所引係節略。

蒸藜含糲。藜，草名，蒸茹也。含，啣也。糲，脫粟米也。

名地。關中地也。

莊子云云。出天道篇。

通播。猶言亡命。

爲輪爲彈。出莊子太宗師篇，言任人所呼也。

味。猶食買。

而。讀爲如。

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通播者，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于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而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于鴻毛。

先民云云。
程子語出近
思錄程子宋
人故謙曰先
民。

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
某之心矣。

小心文二

一五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止。
語辭也。

祇回。
祇敬也。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體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
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
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
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梓人。

攻木之工也。

裴封叔。

子厚之姊夫。

隙宇。

空屋也。

尋引。

尋八尺引十
丈所以度長
短也。

委。
蓄也。

一六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
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礪斲之器問其能曰吾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
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
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
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
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
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

勞心云云。
孟子滕文公
上篇之語。

里胥。
一里之長。

六職。
東戶禮兵刑

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
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
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
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
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
駭然後知其術之工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
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
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
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
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
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

工六部也。
方伯。
千里之外設
方伯連率十
國為連連有
帥。

嗇夫。
小吏掌訟松
賦稅等。

版尹。
掌戶版者。

理治也。

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
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
焉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
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
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
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
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
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
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
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
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

伊傅云云。
伊尹傳說周
公召公。

听听。
一本作聽聽
笑也。

道謀。

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譚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

當道樂至與
衆謀人人異
其意遂不成
曰之道謀本
于詩小雅小
旻篇
圯
毀也。

審曲面勢。
曲直方面形
勢也。周禮考
工記：審曲面
勢，飭五材，是
也。五材：金、木、
皮、玉、土也。

五代。
梁、唐、晉、漢、周
也。

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一七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

莊宗 五代唐李存勗也。
晉王 莊宗父李克用也。
燕王 劉守光也。

書曰 書經大禹謨。
伶人 俳優也。所溺即伶人。
作伶官傳 一本缺此四字。

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大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隳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正續文章軌範鈔本終

正續文章軌範鈔本

大正七年十月一日印刷
大正七年十月四日發行

定價金二拾七錢
大正十四年臨時定價金四拾九錢



編者 兒島獻吉郎
發行者 上原才一郎
發行所 光風館書店
印刷者 四海民藏

東京市小石川區第六天町四十八番地
東京市神田區通神保町六番地
東京市神田區通神保町六番地
電話 大手七三四〇番
振替口座東京三二七番

本館發行之教科書は常に多數の製本準備有之候につき萬一各地賣捌所に賣切等にて課業に御差支の節は直接御注文被下候はゞ直に御送附可致候

Faint handwritten notes on the left page, including the word "Kuro"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Handwritten scribble or signature in the center of the left page.

第三學年

理科
文科
二組

林德雄



広島大学図書

2000072693



文庫
23
2693